



夏衍劇作集之一

一 年 間

夏 衍 著

· 開 明 書 店 ·



一
年
間

夏衍劇作集之一

間 年 一

版初明開月四年〇五九一

〇五・三價基冊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夏衍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51 P.) W

關

一
年
間

人物

劉愛廬 六十五歲

劉繡笙 愛廬之妹，四十五歲

劉瑞春 愛廬之子，二十五歲，空軍少尉

劉瑞秋 愛廬之女，三十二歲

于明揚 瑞秋之夫，三十四歲

趙樹 繡笙之子，十五歲

艾珍 瑞春之妻，二十三歲

劉德才 劉家遠房親戚，三十八歲

喻志華 十九歲

阿慶 長工，五十以上

褚媽 僕婦，五十歲光景

阿香 小丫頭，八歲

其他

時間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八月，一年間

地點

第一幕 滬杭路沿線一城市

第二幕 同上

第三幕 上海

第四幕 上海

第一幕

在滬杭路沿線的一個相當繁榮的城市。

劉家。

劉家是前清舉人，也做過官，但是在宣統末年和上司嘔氣辭了官之後，就回到鄉間來「管田子」，老式房子，隨處可以看出經過幾次裝修的痕跡，並不怎樣富有，但是在這地方的城市中還算得上是之家。

舞臺是瑞春結婚的「新房」，油漆一新，但是沙發，銅牀，西式畫額，乃至洋風的花籃，銀盾之類和這房間本身形成了新和舊的對照。正面偏左，一張大銅牀，堆滿了紅紅綠綠的被，枕頭，（牀和被之間不就是一種對照嗎？）牀左小馬鞍桌，右邊是一排玻璃窗，這很明白地可以看出是近來改裝過的。窗前是一張大桃花心木的寫字桌，寫字桌擺在這場所，也有點不大調和，尤其是桌上的那一對厚錫蠟燭臺，和明亮地燃燒着的大紅燭。左邊壁上，一架很別致的鏡額——在空軍標識的一對銀翼上面，疊上一個大紅的雙喜字，下面是許多同級朋友們的簽名。其他新房應有盡有，陳設，隨意。

八月十四日晚，七時左右。結婚儀式完畢之後，賓客都已經在廳上入席了，遠遠的談笑聲，新房裏很冷清，褚媽也在頭上戴了一朵大紅的絨花，正在掃地上的瓜子殼和新娘新郎進房的時候被人投擲的彩色小紙。阿香抓了滿把的瓜子，噙着。

阿香 問你啊，怎麼會飛的？喂，老媽媽，少爺怎麼會飛的？

〔褚媽不答。〕

阿香 （懇求地）說啦，過一會給你敲背，好嗎？（隨意地將瓜子殼吐在地上）

褚媽 啐，人家剛掃乾淨，你又……（舉手威嚇她）

阿香 （歪着頭）你說咯，我來掃，喂，怎麼會飛的？

褚媽 （狠狠地）怎麼會飛的，誰知道，少爺背上有翅膀的。

阿香 屁！（裝一鬼臉）昨天少爺在河裏游水，我看見，沒有翅膀的。

褚媽 （禁不住笑了）你看見了就得了，怎麼會飛，洋人想出來的法子，誰知道……（再

將阿香吐的瓜子殼掃去）

〔後房腳步聲，一種特殊的尖聲音。〕

繡笙 （聲）和尚！和尚！（急匆匆地進來。四十五歲了，但是看上去似乎還不到四十歲，白淨

的臉，顴眉，高高的顴骨，眼睛帶着一種老是探索着別人隱秘的光，玄色綢旗袍，很合體，除出纏過腳和頭髮未曾剪去之外，一派大方。用眼光在新房內橫掃了一眼之後，問褚媽：「謝官沒來過？」（又望一望廚背後）

褚媽 姑太太，您不去坐席嗎？謝官……剛纔還在房裏，跟哥哥嫂嫂纏着討喜菓的。

（窺伺着她的顏色，陪着笑）姑太太，今天可真開心啦，從小兒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的帶大來的少爺，今天討親啦，嘿，到明年春天，謝官也可以配配親看了……

繡笙 （聽她說着，掩不住內心的歡喜，臉上硬直的線條稍稍柔和了一點，可是當她的眼光看到花燭的時候，面色立刻又變了，怒烘烘地）褚媽！你怎麼的，人還沒有老，就悻事啦，叫你坐在新房裏幹什麼的？

【褚媽一怔。

繡笙 叫你在新房裏管花燭，可是你瞧，花燭漏了！（很敏捷地自己動手把漏口的燭煤用煤夾除去）在這樣亂荒荒的時候，大少爺又學了什麼飛機，凡百事情都要圖個吉利，要是有什麼——（自己停住了不講下去）

褚媽 方纔姑太太您自己跟我說，結了燈花不要夾掉……

繡笙（掄着）還有你的話，燈花歸燈花，掉下來把蠟燭漏完了你也不管？

【通後房的門簾突然一閃，差不多看不清是誰，一個人影在後房裏走着。

繡笙（很快地回身）和尚，和尚，快，外面舅舅在找你吶，老是孩子氣，吵新房，時候早得

很呢！（沒有回聲）和尚，阿澍！（揭開門簾走到後房去，突如，驚嚇和恐怖的喊聲）你！

阿才！你在這兒幹什麼？

德才（聲）繡，繡乾娘。我……我找你……

繡笙（扯着他出來）找我？找的怕是可以當錢用的東西吧！鬼鬼祟祟的，來，口袋裏是什麼？

德才（一望而知的鴉片癮者，一雙小眼睛是他的特徵，變了黃褐色的紡綢長衫，破落戶，狡猾而又卑屈的表情）繡乾娘，本來，日裏就想跟你商量啦，爲的是客人多，我這樣子……

繡笙 別多說話，你又拿了什麼？沒出息的。

德才（反撥地）繡乾娘，講話仔細一點，在用人們面前，我也要做人的。

褚媽 吓，用人們面前？你倒還像個東家？東家不去吃酒，鬼鬼祟祟地躲在後房裏

幹什麼？

繡笙 褚媽！搜他，袋子裏的是什麼？

德才 不，我沒有拿東西。今天我是來和大伯商量一件事情……

繡笙 （故作驚訝的表情）和 大 伯 商量一件事——情？大伯在花廳上，你

去！你有這大膽子？……那麼去！

德才 不，不，繡乾娘，我怕他老人家動氣，所以我先來跟你商量一下，（講話間，小丫頭

偷偷地往後房溜，他看見了，很快地攔住她）阿，阿香，別去驚動老爺！（回頭來，對繡笙）

繡乾娘，千不該萬不該抽上了一口煙，現在在外面查得嚴，又沒有錢，想到上海去戒

煙，可是……可是……

繡笙 （爆發似的）可是沒有錢，問大伯借點盤費，對嗎？呸！你在做夢！前這麼兩三

年，大伯伯還當你是個人，十塊五塊借給你用，近來，你這沒出息的學會了偷啦，

還用借？咱們劉家倒了霉，有了你這樣一個爭氣的親戚。

德才 （這一套話在他是聽慣了）你講完了？我這次倒不是借錢，我要跟大伯伯商量一

件事情，周家塘後面墳上的幾棵樹，我想賣了。

繡笙 （吃驚）什麼？你要賣祖墳上的樹？你——

德才

（看見她吃驚，便故作從容）本來，也有點可惜，那幾棵樹怕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吧，風水先生說，左手的那株石楠樹，是管這兒大房的，那棵石楠樹本來像把大的傘，近來兩邊橫闊開來，正像兩隻大翅膀，所以，瑞春做了飛行家啦。哈哈！（摸出香煙來，一眼看見桌上有更好的煙，便重新藏起，取了桌上的香煙吸，褚媽很快地將香煙續拿開）

繡笙

你發瘋了，祖墳上的樹……

德才

（冷然）別的我們三房沒有份，祖宗，總該輪到一份吧。嘿。

繡笙

阿才！今天你不准把這事情跟大伯伯說。今天是瑞春官的好日，凡事要圖個吉利，你的賤骨頭不怕他的拐杖，可是他老人家卻經不起生氣！

德才

唧，有錢的要圖吉利，沒錢的就管不得這許多，（已經看出了她的弱點了）大伯伯在花廳上？我去找他

繡笙

（攔住他）阿才！（咬牙切齒地）你這該死的！（從袋裏摸出一個白手巾包，打開來，取出一張鈔票，擲給他一般的）拿去！前世欠了你的債

德才

（接了錢，看一看）這怎麼夠呢，繡乾娘，今天是好日子，就是打發聽差，也得高陞一點啊！（突然的卑屈起來）

褚媽 姑太太！別給他，逼了你的錢，他去養婆娘……

繡笙 我又沒有打中航空票！（又從手巾包中取出一張，給他）快出去！瞧你這樣子，逼新房裏也不配你來的！（再鄭重地）偷偷地從後門出去，褚媽！看着他走！（對德才）不准再偷東偷西！

德才 不——過，繡乾娘，我今天沒吃過飯，外面這許多酒席……

【從廳上傳來了愛廬特有的咳嗽聲音，這聲音比什麼都還靈驗地使德才畏懼了。

德才 （張惶）大大，大伯伯來啦！繡乾娘，我……（欲逃）

繡笙 （也不願意他和愛廬見面）褚媽，看着他從後門出去！（指着後房）

褚媽 （冷冷地）他還有話跟老爺商量呢！

【德才抱頭鼠竄從後房下，褚媽跟着下去。

愛廬 （聲）唔，唔，這也難怪，能來，也就算啦。新房裏坐吧，（進來）這兒沒有人，（看

見繡笙，有點意外）為什麼你獨自在這兒？（跟在他後面，瑞秋進來）

【愛廬，髮禿的老人，瘦軀中洋溢著精力和威嚴，鬚髮都已經花白了，但是這只增加了他對人的壓力，特製的一根西式的粗手杖，但是撐的時候少，握在手裏的時候多。滿頭頸的頑癬，常

常有搔癢的習慣。

【瑞秋，半新式的女子，好像纔生了一場病似的非常憔悴，衣服也很樸素。

繡笙 啊，你們散席了？我？爲的是找阿澍，這小孩跳跳蹦蹦的，不知躲到哪兒去啦。

愛廬 小孩？大啦！

瑞秋 （笑了）大乾娘還是那樣的操心？澍弟弟也已經快娶親啦，澍弟今年是十四？

繡笙 託他舅舅的福，十五歲了，——可是，這小孩太頑皮，不知前世欠了他多少債！
（下）

【阿香跟着下場。

愛廬 （望着她的背影）勞碌命！這纔是勞碌命！把十五六歲的人當作小孩兒，一眼不見了就大驚小怪。

瑞秋 那也難怪她，大乾爺死了之後，就留下了這一點寶貝。

愛廬 （戴上老花眼鏡看了一下鏡框上的簽名之類的東西）唔，（點頭）你們能夠來，總算好啦，昨天上海打了起來，我以爲你們是不能來了。

瑞秋 弟弟的喜酒，不論怎樣我總是要來吃的，家裏的人已經不多，（黯然）月初就想

來了，來幫幫忙，可是弟弟寫信給我，說能不能請假出來，還說不定。

愛廬 唔。

瑞秋 爸，你看，這一次會真的打起來嗎？來是來了，可是，要是真的打起來，火車斷了，那不是來了回不去嗎？

愛廬 愁什麼？上海的人前幾天不是大批的逃到鄉下來嗎？吃喜酒帶便逃難，明揚也來啦，還怕什麼，我這兒飯總還是有得吃的。

瑞秋 那當然，不過，他，明揚脾氣壞，什麼地方都住不慣，怕又使爸生氣。

愛廬 來了就算了，打仗，有什麼辦法呢？（吸着水煙，少頃）唔，你們都來了，我就安了心，（感慨）看這次情形，怕真要打起來了，這幾天這兒過的兵很多，東門外也挖了戰壕，今後的日子，不知怎樣過下去，瑞春，——（停了一停）趁沒有打到這兒的時候，把這事辦了，總算完了一件事，我心上也輕鬆了……（咳嗽）

瑞秋 爸這幾年確是太辛苦了，養大了我們，可是一點也不能招呼您，都走得這麼遠。愛廬 辦了這件事，我的心安了，你媽在地下，一定也安了心了，日子過得真快，——

（吹煙）現在，（笑着）第一個開心的倒是你大乾娘……

瑞秋 對啊，很久就沒有看見大乾娘這樣開心了，那也難怪，姆媽故了之後，那時候弟弟只有八歲，差不多是她一手領大的。現在，怎麼樣？還是老脾氣？瞧樣子倒一點兒也不老起來。

愛廬 唔，老還是老起來的，她的脾氣，不是漸漸好了嗎？閑事，不大愛管啦，對用人們做的事，也馬虎一點啦，和這兒來往的人都很高興，說她脾氣改好啦，可是我倒替她擔憂，一個人的脾氣突然的改過來，這就是說，她的身體已經漸漸不行了！

瑞秋（睜了她父親一眼，深沈地）說起來，大乾娘算是苦了一世！那樣年輕的死了丈夫，受不住公婆的氣跑出來……（強作笑容）可是現在好啦，謝弟弟已經十五歲，快出山了！

愛廬 唔，可是，別儘講這些，我倒忘了問你，明揚近來怎麼樣？病好啦？

【瑞秋默然，搖了搖頭。

愛廬 還是和從前一樣？

【瑞秋低下了頭不答。

愛廬 唔？（有點異樣）

【這時候，阿香蹣手蹣腳地從門口進來，背後，阿澍的影子一閃，看見舅父和表姊在，又退出去，阿香有點窘，阿澍露出半身，用手指點她，指着那張牀，這時候愛廬和瑞秋熱心地談天，差不多不注意到他們。阿香沒辦法地走進來，對牀望了一眼，又回頭看看阿澍，偷偷地準備鑽到牀下去。瑞秋看見了。

瑞秋 阿香：做什麼？

【阿香嚇了一跳，反射地站起來。

瑞秋 鬼頭鬼腦的，做什麼？

【阿香不語。

愛廬 說啊，你要什麼？

阿香 澍官……（偷看門口的阿澍，阿澍瞪她一眼）

愛廬 澍官？你找澍官，又是——

阿香 澍官叫我……叫我躲在牀底下……

瑞秋（好奇地）躲在牀底下做什麼？

【阿澍裝一鬼臉逃走了。

阿香 澍官叫我躲在牀底下，過一會等新娘娘睡了，叫我在牀下裝狗叫。

瑞秋（破顏一笑）嘩！傻東西，你真的聽他的話嗎？

阿香（抱怨似的）他叫我躲到晚上十二點鐘，（噪噪嘴）可是我還沒有吃過飯呢。

愛廬（突然的）嘩哈哈……

瑞秋（抿着嘴）澍官呢？你去叫他來，（阿香慢慢地走向門邊，到門口，一溜煙地逃出去）

【門外，阿澍聲：「死東西！你告訴了舅舅？」等等，阿香抱怨的聲音。

瑞秋 怪好玩的！阿澍還是這樣頑皮？

【少頃。廳上的一陣笑聲。

愛廬 唔，唔，頑皮是頑皮，可是近來又和瑞春一樣的愛什麼開會演講了，這弄得你繃

乾娘又害怕起來。噢，我們方纔的話沒有講完，方纔，方纔講到什麼

【瑞秋從新回到憂鬱，不答。

愛廬 你記得嗎？方纔講到……

瑞秋（只好擡起頭來）講到明揚——

愛廬（恍然）噢，對啦對啦，明揚怎麼樣？還跟從前一樣？